你不要以為一個導演放下工作很多時日，便會被時代漸漸地丟掉了他，我以為這種話只可對那拿電影不當什麼的導演說，因為一個如果是真的愛好銀藝或者說是抱有捨身影界的人，他是無時不在進取的。馬徐維邦的「暴雨梨花」楊小仲的「良宵」，這豈不是兩個最有力的明證麼？

×　×　×　×　×　×

「骨肉之恩」是一部最完美的影片了，劇，不但有力，動人，而且表演者也是成為一種新的記錄了。

有：陳燕燕，鄭君里，還有羅朋，還有露露，還有素素，有「暴雨梨花」的編劇導演者馬徐維邦，還有本片的導演姜起鳳在裏大做其銀行行長。

你看這真是空前未有了。寫到這裏我倒想起了一樁笑話，有人說，姜導演每月薪俸不為不豐，但總是聽見他鬧窮，如果這次銀行行長是真的那就好了，只可惜這個行長依然是個窮行長。哈哈！

×　×

說來這也是一件笑話，因為外界對於聯華的幾個露與璐，多弄不清楚，在上期本會便有解釋，在校對的時候本來是清清楚楚的，誰知也不是怎麼弄的，印得根看時，反倒令人更弄不清楚了。原應當是這樣子的：聯華一廠的璐璐，姓牛，已叫做露露，二廠的璐璐，已叫做白璐，「再會吧上海」中有個白露，是阮玲玉所飾的劇中人名，白璐呢？在「再會吧上海」裏飾王瑪麗。在此再仔細解釋一次，大家就會認清楚了。

×

前一天，聯華一廠也不是由那兒用載重車裝了一架大織布機來，據說是預備在費穆編導的「香雪海」裏用。將來這位織布的人兒是阮玲玉。所以滑稽者流便說：——阮玲玉將演三娘教子呢。

×　×　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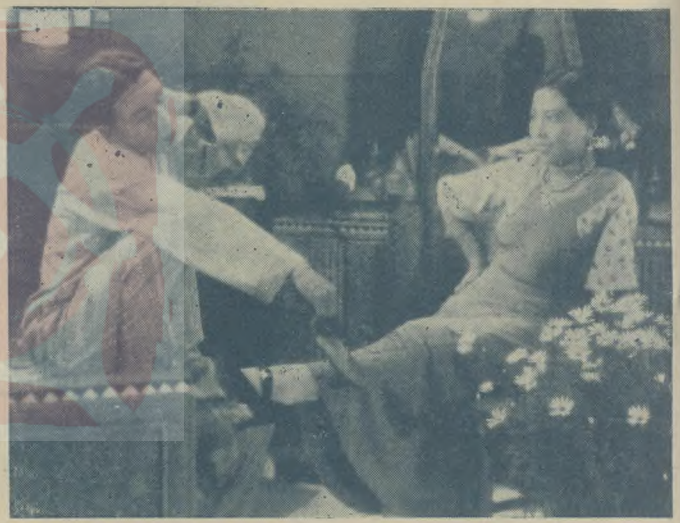
「青春」在女人的身上，就好似她的生命線，「青春」失去，似生命之花在枯萎。

有的男人對女人要這樣看；可是有的女人也要如此這般地的看自己。在聯華三廠的「青春」裏，就有這麼一幕戲。

女人年老色衰了，男人去戀了年青的少女，女人自知年老色衰，恐失去了愛，便求救於脂粉，但是脂粉究竟挽救不了她的青春。她終於是因為沒有了「青春」而失去了男性之愛了，造成了她的悲劇。

於是——於是她看見依然在充滿了「青春」朝氣的個人從前的畫像，便猛的用刀割去，割去——把個「青春」的少女割得體無完膚。

←她要離去「再會吧上海」阮玲玉何非光



→高跟兒搭在床頭「酒色財氣」

「暴雨梨花」在滬放映時觀衆之踴躍